

越熟悉的人越不会对沉默感到尴尬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用荷兰语和英语进行的调查发现,当谈话中的沉默延长到4秒时,就会开始让人感到不安。但沟通和理解不一定仅仅通过语言来进行——停顿也可能包含很多含义。与之相反,一项关于商务会议的独立研究发现,日本人能愉快地接受长达8.2秒的沉默,这几乎是美国人能忍受的两倍时长。

美国有句谚语——“嘎吱响的轮子先上油”,说明了这种文化差异,而日本人的看法是“沉默之人的话最值得倾听”。在日本,沉默的力量体现在“腹语”的概念里,这并不是指口技,而是表示什么都不说才是最佳的沟通。“一旦需要诉诸语言,就说明你们未能理解彼此,所以才需要语言来修复。”美国乔治城大学语言学教授黛柏拉·泰南博士说。

重视隐私、含蓄和聆听艺术的芬兰人也喜欢沉思。“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在思考,都在参与交流。在那一刻,停顿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传播学教授多纳尔·卡博说。

那么,为什么母语为英语的人很难应付较长的停顿呢?

卡博认为,在美国,原因可能是殖民史中很多国家的人汇聚到了这里。“当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时,不交谈就很难形成共识。为了建立共同的生活,人们必须通过语言交流,否则会感到焦虑。”他补充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伦敦。

“相反,当社会的同质性很强时,更容易发生某种沉默。比如,很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比较容易安静地坐在一起,不太熟悉的人则很难这么做。”

停顿也是一种策略

说英语的人通常觉得沉默是很

职场技巧:沉默自有微妙力量

◆ 雷诺克斯·莫里森

在某些文化中,停顿可能让参与对话的人感到困惑甚至尴尬,但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是珍贵的反思时机,也是尊敬的表现。一般人往往对谈话中较长的停顿感到不适,不过,掌握停顿的时机可能让你在职场、交易谈判或做演讲报告时占据优势。

尴尬的事,但这能够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

英国培训和发展供应商“激发灵感”的主管、营销专家加文·普雷斯曼在陈述后总会停顿片刻。他曾在一本书中读到,心理咨询师应该在病人说完话之后,等上5秒再接话。“在商界,5秒有可能太长了,所以我会停顿3秒。”普雷斯曼说,商业谈判中,在别人发言后你停顿片刻再回应,可能带来惊人的效果。

最近,有一位潜在的客户告诉普雷斯曼:“你的价格太高了,我不确定我们负担得起。”普雷斯曼表示理解,然后静等了一会儿。10秒后,对方表示明白培训的价值,并希望谈判继续下去。“我们常常以为沉默就是不说话,”普雷斯曼说,“但它同时也让双方沉下心来,加深思考。”

美国“平等薪酬谈判”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凯蒂·多诺万坚信“谁先开口谁就输”的格言。在职业生涯的早

期,她曾面试一份销售的工作,并当场获得录用。当面试官开出了薪水的具体数字时,她表示下周再给他答复,然后就默默地坐着。于是他提高了薪水,但多诺万又重复了这一策略。最后,面试官给出第三个数字,比最初的薪水高出20%,此时她才接受。

“与产品知识等相比,沉默才是最难掌握的技巧。”多诺万说,“它违背了我们‘想要填补空白’的本能。”

她的建议是不要等待一场艰难的谈判来磨炼你,而是与朋友、同事展开预先练习。“提个简单的问题,比如‘你上周末做了什么?’然后沉默不语。一旦学会了保持沉默,终其一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沉默适用于生活的每个领域

当然,总有些时候你需要大声发言。法庭互动的研究者发现,律师



■ 了解说话停顿的力量,有助于事业和生活

会建议委托人在作证前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说出证词。但陪审团常常怀疑说话前停顿的人,认为这意味着此人准备撒谎。泰南指出,沉默有时会被误读。“沉默的意图和效果常常是不一样的。”

她解释道,在工作场合,经理宣布一项决定时会默然,假如员工不满意,他们会说出来。不过,员工可能觉得发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老板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区别。”她说。

学习如何面对沉默是重要的技能,尤其是在跨文化领域工作时。“不少谈判者非常了解美国人喜欢打破沉默,所以他们学会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因为这样能让美国人感到不舒服,进而使他们在对方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让步。”英国语言和软技能培训提供者马修·麦克拉伦说。

那么,最佳回应是什么?“咬紧

回忆长乐邨——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14.发生了变化

自从我们来到长乐邨后,93号热闹多了,公公周围增加了不少生气,他的脸色渐渐地开朗起来。如果公公曾经为保护他人而告诫他们不要上门被连累的话,他对于我们来此是非常欢迎也是非常欣慰的,在经常被批斗受凌辱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孩子在他身边为他提供了一小块“绿洲”,使他又能重返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重温“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的心情(《给我们的孩子们》),以此避免严酷的现实。

对我们孩子来说,来长乐邨后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爸爸妈妈在江湾上班,早出晚归,通常我们还没起床他们就离开家了,因此我们白天没有机会与爸爸妈妈说话。今天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当年不但没有手机,连公共电话都很稀少。我们家的私人电话早就被拆掉了,在我们的记忆中至少一大半长乐邨的居民仅靠着一家电话间的公用电话,有人来电话找人的话,电话间的工作人员得走到那家门前大叫某某接电话,很是不方便,打电话时周围总有几个人在旁边,不但要排队等着用,而且从无隐私可谈。我们每天虽说家里有阿姨不愁没饭吃,其他一切就基本靠自己了。父母在家时侍奉公外婆婆,我们也不好给他们添麻烦。在弄堂里,我们因为公公的后代,属于“黑五类”,经常是被辱骂欺负的对象,不少人没事找我们的事,动不动就骂“资产阶级”“黑画家”。弟弟菊文年幼更是经常挨打,为了保护他,我们虽说是女孩,与弄堂里的男孩子打过不少架,小小年纪,我们就必须学会保卫自己和弟弟。

我们搬来长乐邨不久,深受我们爱戴的英娥阿姨清早起来去买菜时,突然中风,当即去世。英娥阿姨一直患有高血压病,听大人们说那几天她正在吃黄芪炖鸡补身体,可能身体失调了,不知究竟怎么回事,但对我们实在是太突然了。英娥阿姨与公外婆婆同甘共苦



了很多年,我们出生时她就在长乐邨,她自己没有孩子,把我们当作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我们对她的去世悲痛之至,长乐邨从此少了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着哭泣的肩膀。多年来英娥阿姨对待我们如同她自己的家,公公婆婆非常信任她,因此他们为她的去世也非常悲伤。英娥阿姨的追悼会是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记得公公为她租了半个大厅,除了我们家人,不少亲朋好友都来参加,英娥阿姨的妹妹、妹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钱珏也都到了。这个追悼会办得相当隆重体面,公公对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对英娥阿姨多年来对我们一家老老无微不至照顾的一个回报。这是我们俩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殡仪馆,悲恸地告别了英娥阿姨,我们原以为不会再去殡仪馆了,万万没有想到,短短的五年多时间,我们便重回龙华殡仪馆,这次是为了送别公公。

祸不单行,英娥阿姨去世后没几天,公公也病倒了。一天凌晨,公公起来小解时,突然跌倒在床前,事后公公告诉我们,那天早晨他起身后突然全身抽筋,站立不直,如虾米似的,就跌倒了。去医院看病发现公公得了严重的肺病,这大概是他乡下劳动,过“地当床,天当被”的生活,久受风湿之故。于是公公住进了淮海医院的626病房12床,好在淮海医院离家很近,我们经常去看他。公公笑着对我们说,生病住院虽不是好事,但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不用每天去上班,更不必下乡劳动了。后来因为公公病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转成了长病假长期不用去上班了,那段时间公公虽有病痛的折磨,但这是我们看到他在“文革”期间心情最轻松、压力最少的一段时期,他又有了空闲时间来吟诗作词。一天爸爸带我们去医院看望公公,公公看着我们围在他身旁,兴致上起来在病床上方占一诗,叫爸爸替他写下来:“风雨雨雨忆前生,七十年来剩此身,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

公公从来热爱古典诗词,他认为,好的诗词提供了回味无穷的意境,自然入画,公公有许多画都是受了古人的诗词启发而来的。“文革”深受迫害的情况下,有他喜爱的诗词来作伴,对公公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的病,也慢慢好起来了。

6.上好蟋蟀

话说小纪遇到的这个老人是谁?此人是堂堂八旗子弟,其祖先吉阿多乃是正黄旗,被康熙大帝封为杭州将军。

老人名叫吉满堂,名字好听吉祥,家里实在是空荡荡,吃光用光当光。好在写得一手好字,画得出大幅尺寸的青绿山水画,在杭州西湖边上赫赫有名的西泠印社担任副理事长,吉满堂业余兴趣庞杂,涉猎众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最可贵的是为人正直,极有骨气,决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天也是机遇巧合,刚脱手一幅八尺青绿山水画,拿到五十块,这批清朝后裔,无论人品高低,皆是平日里享受惯的人,稍微有点小钱,两条腿便要发痒,不用掉一点难过,于是这才到了枸桔弄蟋蟀市场逛逛。

这吉满堂从小耳濡目染看大人斗蟋蟀,看人家玩自己也年年玩,到了这把年纪早已是专业级九段高手,曾经为了斗蟋蟀争当年虫王,一场斗罢输掉一幢别墅。当年原是杭州城里的一号市级模子,后来落魄只好每年混迹在小型比赛中。那天老吉没想到一到市场就看见小纪正在摆摊,他见小纪虽然穿着破烂,但天真稚气不懂隐藏,头抬得老高,一副只等人上门求他卖的腔调,老吉马上猜到这小孩手上必是大虫、好虫,于是良缘就此结下。

话说小纪到了老吉家中,实在已败落萧条,小纪懂礼貌,先请老吉坐好,自己拿只小木凳坐他脚边上,一手掏出竹筒要给老吉见识见识他抓的好虫。也是天意如此,这只蟋蟀刚倒至小纪手中突然大叫数声,声震屋宇,绕梁三匝,用今天的话说——这只蟋蟀和上品黄蛉叫一样,听得出“堂音”的!老吉一听到此声,全身汗毛倒立,大喜过望,立刻去阁楼上捧出一只盒子,顶级金色织锦缎所制,画面上是两条青龙戏珠,内行一看自明,此乃宫内御用品,内藏一对古董蟋蟀盆。

老吉兴奋地对小纪说道,你这只蟋蟀是大将军,应该放在好盆里养。小纪问,你怎么知道我这只只是大将军?老吉摸摸他头笑道,听到叫声了,想学我就教你。此时小纪是福至心灵,不用任何人提醒,自己也不知为何,突然

跪倒在地对吉满堂磕下三个头。老吉见状心里甜蜜蜜的,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家里本来已经没了亲人,那些远房亲戚或是自顾不暇,或是看到他便敬而远之。一个人孤独寂寞多年,今天竟然收入一只大將軍的同时还收到一个忠厚可爱的小徒弟,不禁感到大喜,连忙扶起小纪一口答应下来。

先不说小纪拜师学艺的事,且说老吉的这对青花蟋蟀瓷罐,乃是因其高祖喜欢斗蟋蟀,旗人好摆谱,要面子是中国第一,为了养蟋蟀,专门托高手到北京的古董市场,花了一百两银子买来的。明末清初,明皇宫大批国宝流失,主要被李自成部队抢到,结果不到两个月,京城又被清兵多尔袞攻陷,李闯亡命流窜,国宝大多流失散落民间。清乾隆年间太平盛世出现,八旗子弟把汉文化全盘接收,其中对闻所未闻的斗蟋蟀文化特别感兴趣。清朝与明朝有个共同点,斗蟋蟀是雅俗共赏,也是上流社会的雅玩之一。

吉家也是杭州城里的望族大户,每年几百盆蟋蟀肯定要养的,这对青花蟋蟀盆是官廷之物,每年重要的秋虫争霸赛上,老吉总是要捧出来炫耀一番。你们看看,我这罐子怎么样?当年宣德帝玩的——宣德皇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虫痴。有年收到一只进贡来的虫王,乃是苏州上方山出土的一只真黄开花麻头号金丝黄麻头,那时是正宗的金丝黄麻头,不像后来黄土丝带点开花斗得好都可以这样叫。打遍天下无敌,事后发奖金二百两黄金。当时小纪不知摆在其面前的是一对稀世珍宝,一百多年之后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天价。

按理说老师师徒,一老一少,一搭一档,是一对很幸福很殷配的玩虫组合。谁能料到缘起时挡也挡不住,缘灭时留也留不下,这老吉终是清朝后裔,随着整个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这批人的个人气数也已走到了尽头,上海话说“吃进霉缸里了”。

话说吉满堂花了两块龙洋从小纪手里买到一只上好蟋蟀,单凭一声叫就征服了老吉的十分欢心,忙不迭从阁楼上捧出一对传世之宝,看到青花罐,老吉一阵唏嘘。

近代虫侠传奇录



袁立